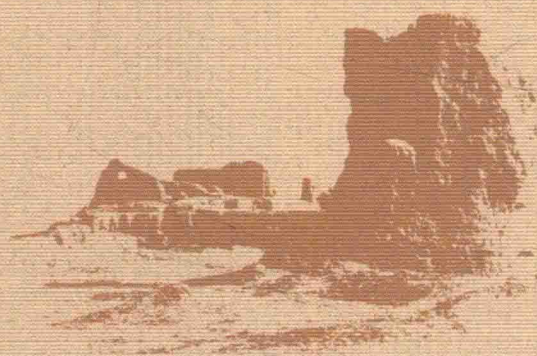


瀚海天山

唐代伊、西、庭三州军政体制研究

刘子凡 著



中西書局

瀚海天山

唐代伊西庭三州軍政體制研究

王健題



刘子凡 著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瀚海天山——唐代伊、西、庭三州军政体制研究/刘子凡著. —上海: 中西书局, 2016. 3
ISBN 978-7-5475-1016-2

I. ①瀚… II. ①刘… III. ①西域-地方史-研究-唐代 IV. ①K2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26835 号

瀚海天山

——唐代伊、西、庭三州军政体制研究
刘子凡 著

责任编辑 李碧妍

装帧设计 黄 骏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中西书局(www.zxpress.com.cn)

地址 上海市打浦路 443 号荣科大厦 17F(200023)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盛隆印务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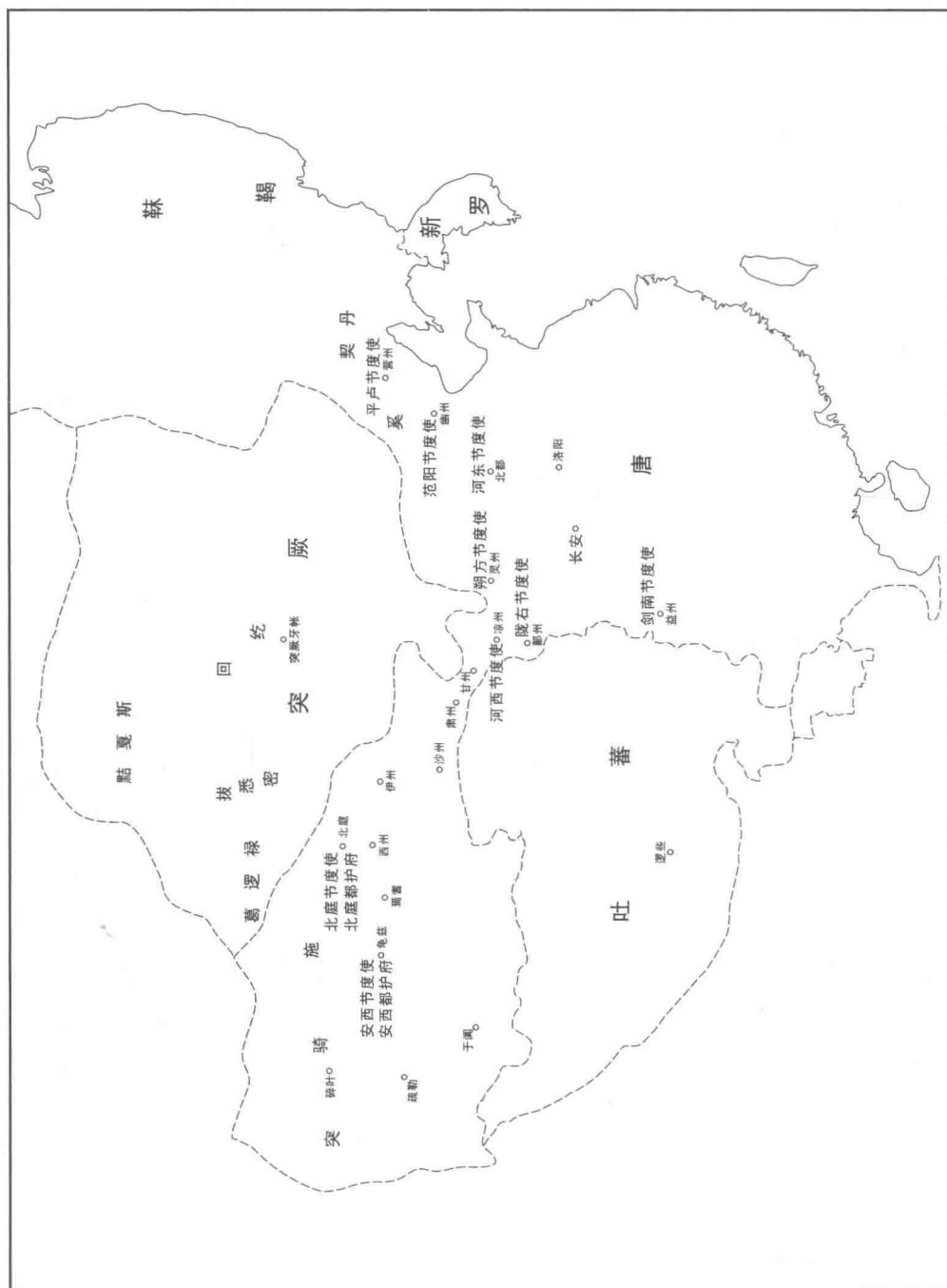
开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27

版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75-1016-2/K·196

定价 80.00 元



图版二 唐开元二十九年疆域图

序

子凡君博士论文即将付梓出版,坚持要我写几句话,作为序言。

特定的地理位置,使新疆这一古代西域大地,向为地处亚洲东部华夏大地通向南亚、西亚、欧洲、北部非洲的径道;换句话说,这里是古代中国走向世界的要隘。因此,准确了解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是深层认识古代中国历史,认识欧亚文明史,不可或缺、不能轻估的一环。而唐代西域,又是新疆历史发展进程中十分重要、十分关键的时段。这一时段中,吐蕃民族迅捷发展,跃出西藏高原,东下北上,曾在新疆历史文化中留下过浓墨重彩的篇章;塔里木盆地原来汉语、印欧语、佛教文明昌盛的世界,一步步转化成了突厥语、伊斯兰教文明为主体信仰的舞台,在中亚历史文明进程中,产生了极为深远、不可轻估的影响。子凡君对唐代西域历史文化研究的浓烈兴趣,与此不无关联。

他的博士论文以伊、西、庭三州为切入点,抓住了李唐王朝统治西域的关键。伊、西、庭州,不只是唐代设在西域的三个边州。它是唐朝进出西域的门户,也是唐朝管理西域的前沿基地。它还是阻遏草原游牧部族进入西域绿洲国家的关键点。唐朝在三州建立起了同于内地的军政体制。三州的建立与衰落,与唐朝的西域统治相始终。子凡的论文,通过对伊、西、庭三州军政体制发展、演变的梳理、考证,为唐代西域史研究,提供了一个不错的视角。

在书中,他对一些重要史料和出土文书进行了新的阐释,提出了新的观点。如对于金山都护府的兴废,瀚海军的设置时间等。这些细节,无疑深化了我们对于唐代西域史的认识。

制度建设,总是呼应着时代的要求。子凡的论文对伊、西、庭三州军政体制建设发展背后的因素,即唐王朝与东西突厥、吐蕃、突骑施、回纥等势力

的矛盾、冲突,与安西四镇的关联,均有很好的揭示。从这一角度说,论文虽重在伊、西、庭三州军政体制的剖析,但其内容,无疑已超越了伊、西、庭三州的范围,更宏观地描绘出了整个唐代统治西域的历史画卷。

西域史研究,涉及诸多民族,文献史料分散。子凡充分利用了吐鲁番等地出土文书以及内地出土的墓志、碑铭。近年出土、刊布的相关吐鲁番文书,可以说几乎全部被吸纳进了论文之中。将这些零散资料与传统文献结合进行研究,突显了新的视野,值得充分肯定。

子凡的研究旨趣,重点在唐。但为了更准确、更深刻地认识唐代新疆历史文化,以及它对后世的影响,他学习、关注的方面,又绝不止于李唐王朝这一时段。诸如青铜时代的孔雀河古代文明,及由此引发的所谓吐火罗与龟兹、焉耆王国的关系,在泛吐火罗文化指称下的汉代精绝;西域大地出土的汉、晋简牍;后期的伊斯兰文明;甚至清代的新疆政治、经济、文化……无不他的学习、关注之中。任何一个地区的历史,其发展,由早至晚,是无不具有内在联系的。为了更深刻地认识、理解唐代新疆,因此他对唐代以前,及其以后的新疆历史,无不予以关注。并从这一联系、发展中,更深入地认识、更科学地把握了新疆历史发展的进程。

在子凡学习、研究唐代西域历史的进程中,作为导师,还有可以一说的体会。在学习,他不止是穷搜、苦读相关汉文文献资料,而且十分关注相关文字记录背后的空间世界,为此,他曾抓住一切机会,考察过罗布淖尔荒原、楼兰故址;考察过尼雅废墟上的精绝故国;曾不惮困难,环绕塔里木盆地一周,一览现代绿洲、古代城址;纵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只为理解与唐代“弓月城”相关的文献资料,他曾循天山北麓西走,自精河循古道进入天山,再循巩乃斯河步入伊犁盆地。出于同样的追求,西天山中的伊塞克湖、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境内的碎叶故址、西藏高原进入西域的古道,也都留下了他的足印。在不算太长的博士、博士后工作站修业期间,要完成这么多的考察,他为此付出的努力,实在是不小的。有过这翻经历,古代西域历史、文化风云,在他,自然就有了比较具体、丰富、鲜活得多的印象。

既是唐代、又不止于唐代,在新疆大地上生存活动过太多古代民族。汉语、印欧语、突厥语系的诸多语言文字著录,在认识、分析、研究西域历史文

明中,都是不可轻忽的资料。子凡在可自由阅读英语后,又默下决心,要在突厥系语文中争取获得一定的知识素养。目前,在现代维吾尔语言的学习中,他已经有了不错的成绩。明天,察合台文、回鹘文、突厥文,大概也会陆续成为他追求的目标。这在目前,还只是我的设想;但我相信,他在突厥语文的学习中,是不会止步的。我在这里遥祝他一步一步前行,路虽漫漫修远,但只要一步步走,坚持不懈,成功终是可期的。

《瀚海天山——唐代伊、西、庭三州军政体制研究》的出版,虽已取得可以肯定的一点成果,但在子凡的研究生涯中,这毕竟只能算是小小的一步。从他对语言的学习追求;不怕艰苦,行万里路,以求触摸、感受相关历史文献背后的空间舞台,等等诸多令人认可的细节,我相信,在唐代新疆历史文化、或更广阔西域文明史研究中,子凡的明天当会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借这篇小序,期望子凡更加努力前行。

王炳华

2016年元月23日凌晨

草于中国人民大学静园

目 录

序 章	1
第一节 唐代西域视野中的伊州、西州与庭州	1
第二节 关于伊、西、庭三州的军政体制	6
第三节 研究史回顾	9
第一章 拓边西域——伊、西、庭三州军政体制的建立	17
第一节 隋唐之际西域形势与伊州的建立	17
第二节 唐灭高昌国与西州、庭州的建立	29
第三节 伊、西、庭三州军政体制的建立	44
第四节 以伊、西、庭为基地的西域经营	105
第二章 都护临边——与安西四镇并立时期的伊、西、庭三州	125
第一节 安西都护府西迁与西州都督府的建立	125
第二节 金山都护府的成立	137
第三节 麟德年间的伊、西、庭三州与安西四镇 ——以 P. 2754 文书为中心	157
第四节 伊、西、庭三州对安西四镇的支援 ——唐蕃四镇争夺战	166
第三章 节制西夏——北庭都护府、节度使时代的伊、西、北庭	213
第一节 北庭都护府与瀚海军的成立	213

第二节 中宗朝伊、西、北庭的新变化	232
第三节 伊西北庭节度使的设立	254
第四节 伊西北庭节度使的发展	283
第五节 节度使下的伊、西、北庭	298
 第四章 二庭归望断——安史之乱后伊西北庭节度使的自守与失落	 309
第一节 北庭、安西兵赴中原靖难	309
第二节 联防还是自保：河西的失陷与北庭的隔绝	321
第三节 隔绝中的北庭与回纥	340
第四节 伊、西、北庭的陷落	354
 结 语	 361
 附录：唐朝西域大事年表(630—792)	 368
 参考文献	 381
 后记	 417

表格目录

表 1	安西都护府(治西州时期)相关文书表	49
表 2	西州县、乡、里结构表	59
表 3	高昌国郡县与西州县乡名称对应表	62
表 4	西州折冲府成立时间表	76
表 5	伊、西、庭三州军事交通设施表	81
表 6	高昌人任职西州折冲府情况表	95
表 7	高昌人入唐授勋情况表	108
表 8	麴智湛任都护后高昌人返乡及州县任职情况表	131
表 9	垂拱年间西域战事情况表	206

图版目录

图版一 唐代西域形势图

图版二 唐开元二十九年疆域图

图 1	《蒲昌县粮帖》中所见的“西州之印”	52
图 2	蒲类州之印	140
图 3	《唐开元年间伊州伊吾军屯田文书》	245
图 4	唐朝西北州县陷蕃图	321

序 章

天山山脉横亘在亚洲内陆的腹心。天山以北是自蒙古高原绵延至准噶尔盆地的荒漠草原地带,其中的沙漠在唐代被称为瀚海。天山的山间峡谷也有着绝佳的草场,历来是草原游牧部族往来之地。天山以南则是沙漠绿洲地带,分布着大大小小的绿洲国家。在历史上,天山就成为了草原文明与绿洲文明的分界线。同时,作为丝绸之路的永恒路标,天山又是东西方商贸往来及文化交汇之所,这也造就了周边绿洲国家的繁荣。在天山的东段,矗立着唐帝国版图上最西面的三个正州——伊州、西州和庭州。这三州也在瀚海与天山之间,为唐朝守卫着大陆的十字路口。

唐代的伊州,在天山的最东端,其控制地域在今哈密绿洲。伊州北依天山,南界戈壁,沿天山南麓向西为西州,沿北麓向西为庭州。西州,其统治区域主要在今吐鲁番绿洲,北隔天山与庭州相望,西南是银山(即今天山支脉觉罗塔格山),东南是大沙海(即今库木塔格沙漠)。庭州,则在天山北麓的草原地带,以今吉木萨尔县、奇台县地域为核心。伊、西、庭三州,也是唐朝向西经营的根基所在。唐朝曾在庭州之地设有瀚海军,在西州之地设有天山军。瀚海与天山这两个涵盖了广阔地理意义的名称,被赋予了西州与庭州的军镇,这其中也凝聚着唐朝对于西域和丝绸之路的雄心壮志。

第一节 唐代西域视野中的伊州、西州与庭州

“西域”的概念最早产生于西汉。一般认为,汉代的“西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西域”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全部地区;狭义的“西域”则是指葱岭以东、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的区域,汉代人所谓“西域三十六国”者是也。汉代人所称的“西域”,实际上是对汉王朝西方外邻的一种称呼。

尤其是对于狭义的“西域”来说,它是指“民族结构成分复杂,中原文化影响薄弱,中央政权行政力量已经介入,却不能有效全面控制的边远地方”^①。也就是说,这一概念包含了相对于中原本土的“域外”和“化外”的意义。汉朝列置郡县的疆域,只是西到敦煌,没有超出玉门关、阳关,故而这两关也就成为了“中原”与“西域”的界限。这也就形成了中国古代认识“西域”的传统。在讲到唐代时,我们依然可以按照这一传统,广义地将敦煌以西的广大区域都统称为西域^②。然而,唐朝有效控制区域的边界,实际上远在玉门关、阳关以西。唐朝成功地在传统上的“西域”地区最东端建立起伊州、西州、庭州,这三州之地也就成为了唐朝的“域内”,而非“域外”。唐朝人关于“西域”的具体概念也就随之发生了转变。最显著的例子是,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按照政治正确的原则,是从焉耆国开始他的“西域”记述,而没有写他曾经到过的高昌国,亦即后来的西州。说明唐朝建立西州之后,西州已西方可称为“西域”。而当唐朝以伊、西、庭三州为跳板,有效控制了天山以南的绿洲国家之后,唐朝的“西域”便再次向西推移,成为了葱岭以西^③。唐朝甚至一度在西突厥腹地碎叶设立军镇,于葱岭之西的吐火罗诸国列置羁縻府州,极盛一时,声威远播。

唐朝对于西域的经营,必然会获得丝绸之路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但更重要的是,西域关涉唐朝的国家安全。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就谈到了“外族盛衰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问题:

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而吐蕃盛强延及二百年之久。故当唐代中国极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而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方边境,统治中央亚细亚,借保关陇的安全为国策也。^④

① 王子今:《“西域”名义考》,《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第105页。

② 张广达:《隋唐西域》,载《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第2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第1054页。

③ 荣新江、文欣:《“西域”概念的变化与唐朝“边境”的西移——兼谈安西都护府在唐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第113—119页。

④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26—327页。

这段话道出了唐朝边政之大势,为了集中精力经营西方,唐朝只能在东北采取消极态度,甚至是被迫放弃了历经艰险才最终攻克的高丽。而在西方对吐蕃采取的防御策略,也对唐朝军事制度的转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①。唐朝前期在西域的经营,确实成功地牵制了吐蕃和突厥等势力,保障了帝国腹心的安全。安史之乱后,唐朝逐渐失去了河、陇、西域的蕃屏,关中便时刻处在吐蕃的威胁之下。可以说,唐朝在西域的成败,与整个帝国的历史命运息息相关。

伊、西、庭三州正是唐朝进入西域的关键所在。横跨整个欧亚大陆的路上丝绸之路,不仅是往来贸易的通道,更是东西方各种文明交汇的途径。受阻于高耸的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以及险峻的天山、阿尔泰山等山脉,商旅在通过古代新疆地区时,大多会选择通行于山间谷地和绿洲。这就使得位于亚洲腹地的天山以南绿洲国家成为了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也使其成为了各方势力争夺政治、经济资源的场所。尤其是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在北方的草原通道被游牧民族控制、西南有高山阻隔的情况下,只有通过河西走廊进入天山及其周边地区,才可以将其势力延展至中亚,进而通达大陆的另一端。而唐代伊、西、庭三州之地,正处在自河西走廊进入天山南北的连接点上。根据唐代的丝绸之路路线,自河西走廊西端的瓜州(今甘肃省瓜州市)向西北跨越莫贺延碛,行九百里可到伊州;而自沙州(今甘肃省敦煌市)北偏西行,经稍竿道,行七百里亦可到伊州^②。从玄奘等人的行走路线看,唐代人大多会走自瓜州过莫贺延碛到伊州的道路。自伊州向西,经柳谷道或伊西道,行九百里可以到达位于今吐鲁番盆地内的西州。再自西州西南行,经银山道,行七百二十五里便可抵达焉耆,也就进入了今塔里木盆地地区。这是唐代与西域交通之大孔道。唐朝通西域之路还有很多条,但这条道路却是自然环境最好、且里程相对较近的一条,最利于通行。今日进入新疆的铁路及高速公路,也是走瓜州、哈密、吐鲁番的线路,与古道相合。如果自伊州或西州出发到达庭州,再沿天山北麓西行,可经弓月城、热海到达碎叶,这又是

① 参见唐长孺《唐代军事制度之演变》,原载《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48年;此据氏著《山居存稿续编》,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29—336页。

② 此处所说皆为唐代里程,以下道里数字,皆据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2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93—494页。

唐代丝路的一条干道。从交通上说,唐代的伊、西、庭三州,正是中原进入西域的门户。

位于天山东端的唐代伊、西、庭三州之地,不仅靠近河西走廊,也靠近阿尔泰山和蒙古草原,也就同时成为了北方草原势力进入天山以南绿洲国家的门户。例如,唐代就有所谓“回鹘路”,即自北庭经蒲类县,东北经郝遮镇、盐泉镇、特罗堡子,进入漠北草原,抵达回鹘牙帐。这应当也是自草原进入西域的一条重要途径。日后成吉思汗的西征,也是翻越阿尔泰山,取道别失八里,即唐代的庭州、北庭,再沿天山北麓西行,经阿力麻里(在今新疆伊犁地区霍城县附近),通往花拉子模。故而传统上伊、西、庭三州之地也是一个游牧势力经常往来、绿洲文明与草原文明频繁互动的区域。为了争夺丝路沿线的政治、经济利益,自汉朝开拓西域以来,此地就成为了中原王朝与草原帝国争夺西域的核心。

唐代的伊州在汉代为伊吾,西州为汉车师前国之地,庭州为汉车师后国之地。汉代中原通西域的道路主要有南北两道,北道是出敦煌后沿今疏勒河谷,经白龙堆,至楼兰(今罗布泊),再沿天山南麓西行;南道大致是自敦煌至楼兰后,沿昆仑山北麓西行^①。白龙堆自然环境恶劣,并不利于商旅通行。但为了躲避匈奴锋芒,汉朝最初也只能选择这两条路线。虽然这两条主道都没有经过伊吾、车师,但是汉朝与匈奴在西域的争夺,却是围绕车师展开的。自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至宣帝神爵二年(前60),汉与匈奴在车师进行了五次争夺战,史称“五争车师”^②。地节三年(前67)四争车师成功之后,郑吉“使吏卒三百人别田车师”,开始在车师屯田。但在元康年间五争车师后罢废。元帝初元元年(前48),戊己校尉设立,开始在车师故地屯田^③。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北征匈奴,夺取伊吾卢地,并设置宜禾都尉以屯田^④。至此,自伊吾进入西域的“伊吾路”被开辟出来。东汉时期,西域有所

① 参见王炳华《“丝绸之路”新疆段考古新收获》,《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此据氏著《西域考古历史论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页。

② 关于五争车师的历史过程,见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48—68页。

③ 《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738页。

④ 《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09页。

谓“三通三绝”。其间,班勇于延光二年(123)以西域长史的身份将兵出屯柳中^①。西域长史也取代西域都护成为经营西域的长官。伊吾、车师在汉代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后汉书·西域传》即称伊吾、车师为“西域之门户”^②,乃汉与匈奴常争之地。

十六国时期,戊己校尉之地改设为高昌郡。此后,高昌更是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权。从大量的出土文书看,高昌国已经成为了丝绸之路商旅往来的重要贸易中心,也证明了当时经过高昌的交通路线在商贸上的繁荣。不过,由于柔然等草原势力对于伊吾、高昌的影响和控制,中原王朝在魏晋时期并不能充分利用这条交通路线^③。为了开拓西域、制衡柔然,北魏曾对伊吾发动攻势。太和十三年(489)十二月,有“蠕蠕伊吾戍主”高羔子以城内附^④,北魏从柔然手中夺得了伊吾。隋炀帝时,薛世雄出征攻破伊吾。隋朝于是在大业六年(610)设伊吾郡。经伊吾、高昌进入西域之道路,由此也逐渐成为丝绸之路的主干道。

唐朝在隋的基础上,又向前走了一步,除了控制伊吾以外,更是在高昌设立西州,在可汗浮图城设立庭州。将草原势力排挤到了这一地域之外,牢牢掌控住了西域的门户。唐朝利用伊、西、庭三州各自占据西域东部战略要地、且相互之间的距离比较近的特点,将其逐步构筑成了一个相互策应的军事整体。这样,伊、西、庭三州就成为了唐朝在自东向西经营西域的一个理想基地,由此南下可以经营天山以南的绿洲国家,向北可以羁縻天山以北的诸部落。在与突厥、吐蕃、突骑施、回鹘等势力的角逐中,唐朝正是以伊、西、庭三州为支点,有效控制了四镇地区,并将影响力延伸到葱岭以西,在西域建立起其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统治。可以说,伊、西、庭作为唐朝在西北边疆的重要军政区域,在唐朝经营西域的百余年历史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伊、西、庭三州的研究,也是唐代西域史、边疆史乃至丝绸之路研究必不可少的一个关键部分。

① 《后汉书》卷四七《班勇传》,第1589页。

② 《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第2914页。

③ 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190页。

④ 《魏书》卷七下《高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4页。

第二节 关于伊、西、庭三州的军政体制

伊、西、庭三州作为唐朝设立的正州,必然会按照唐朝的制度来设立行政和军事机构,以保证当地能够行用唐代律令中关于军防、户口、学校、田地、赋役等由上至下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的制度规定。吐鲁番出土的大量西州文书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唐朝是如何在帝国最遥远的边州构建起中原体制的州县、镇戍,以及如何贯彻实施各项律令制度。张广达先生曾经用“军政体制”一词来描述唐朝在西州的行政和军事建置,他指出“西州按照唐代律令制度建立起来一套完整的军政体制,这套体制是安西四镇所不具备的”,而四镇行用的是一种“胡汉结合的军政体制”^①。张先生提到的西州军政体制,主要讲到了西州的州、县、乡、坊、里的设置,以及都护府、军府、镇、戍、烽铺、馆驿等的建立;而所谓“胡汉结合的军政体制”,说的是以原来的首领或国王为都督或刺史的羁縻府州结合镇守军的体制,很准确地表述了唐朝在西域的经营方式。这里也就沿用张先生的这一说法,用“军政体制”来描述伊、西、庭三州的军政建置,亦即行政和军事机构的设置及其组织形式。可以说,地方军政体制是唐朝统治在当地得以成立的基本结构,唐朝的各种律令制度也是要在在此基础上实行的。故而对于地方史的研究,尤其是从政治制度史的层面看,首先是要研究地方军政体制的沿革。本书对伊、西、庭三州的研究也是如此,即通过对其军政体制发展演变的考索,来梳理唐朝经营伊、西、庭三州的历史脉络。

自贞观四年(630)西伊州建立,到唐德宗贞元年间北庭、西州的陷落,唐朝经营伊、西、庭三州超过了一个半世纪。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伊、西、庭的军政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地方军政领导机构方面,伊、西、庭之地先后出现了安西都护府、西州都督府、金山都护府、北庭都护府、伊西北庭节度使等。在军事组织方面,曾广设镇、戍、守捉、烽铺、馆驿,西州最初

^① 张广达:《唐灭高昌国后的西州形势》,《东洋文化》第68号,1988年;此据氏著《文书、典籍与西域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9页。